

重慶工商史料

第一輯

.5

重慶出版社

280

重 庆 工 商 史 料 (第一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50千
1982年11月第一版 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

书号: 4114·8

定价: 0.67元

内 容 简 介

《重庆工商史料》第一辑,主要介绍重庆自清末开埠以来,各国洋行在这里进行经济掠夺的史实。清末民初,英商立德洋行、隆茂洋行、白理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德商联德洋行、日商新利洋行、美商施美洋行、美孚石油公司、法商吉利洋行等,凭借不平等条约,先后来重庆开行设厂,采取各种手段,在煤矿、生丝、桐油、山货、石油、香烟、颜料、布匹等方面,大肆攫取原料,倾销商品,霸占市场。《史料》第一辑,真实、生动地记述了重庆和西南地区民族工商业遭受洋行排挤、曲折发展的历史,是近代经济史方面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读物。

重庆是西南工商业比较集中的一个重要城市，重庆工商业的演变情况，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近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做好这方面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从一九六〇年以来，重庆民建、工商联两会组织开展工商史料的征集、整理工作，有它的特点，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祝愿重庆两会同志们再接再厉，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胡子昂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

前 言

重庆是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向为川东重镇，是西南的经济中心。从晚清开埠以来，工商繁兴，中外杂遝，在工商经济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是我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值得认真加以征集整理。

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号召老年人士“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越年，我们重庆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组织响应号召，建立了文史工作机构，有计划地征集、整理和编撰工商史料。五、六年中，编印了《重庆工商史料选辑》五辑，送供各有关方面内部参考，获得了重视和好评。在排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之后，我们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重新编成《重庆工商史料》，由重庆出版社分辑出版，陆续发行，以应各方的需要。

编印《重庆工商史料》，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具有经济专门性和带有重庆地方性的工商史料，以近代重庆工商界的重要行业、重要企业、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为主要内容。这些史料，大都来自撰述者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多是第一手的“活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性。它们真实、生动地记述了帝国主义洋行的经济掠夺、封建军阀的摧残压榨、官僚资本的蚕食鲸吞，还记述了民族工商业的发生、发展和改造，以

及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凡此等等，都为研究我国经济史、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地方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可资社会科学研究、学校教学、文艺创作和研究工商政策和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参考。

《重庆工商史料》选载的资料，多是直接征集整理而来的，间亦酌量转录各书刊所登有关重庆工商经济的史料，但求翔实可靠，不拘体裁，多说并存，供研究者采择。

我们竭诚欢迎各方面人士踊跃投稿，提供有关史料；欢迎读者对所刊资料提出订正和补充，对我们的工作多多加以指导和帮助。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英人立德乐掠夺江北煤矿纪要·····	唐白异 (1)
在洋行垄断下的山货业·····	(21)
杨灿雪 杨质彬 夏荫枏 李若愚	
重庆肠衣出口业务的回忆·····	柴栋臣 果恩荣 (59)
聚兴诚外国贸易部·····	罗伯昭 (80)
回顾重庆生丝输出业 ·····	温少鹤 (101)
美孚石油公司在重庆的经济掠夺 ·····	(121)
王百揆 江维德	
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争夺重庆销场 ·····	(140)
应祉多 彭燧良	
英美烟草公司与重庆卷烟市场 ·····	杜振华 (154)
经销外国颜料的“美趣时” ·····	李达尊 (171)
洋布倾销和重庆布匹业的形成 ·····	(185)
卓德全 王仲鼎 周让伯	
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经过 ·····	黄瑾莹 (205)

英人立德乐掠夺江北煤矿纪要

——江合煤矿(现江北煤矿)历史回忆

唐 白 异

四川省江北县(清朝江北厅)龙王碛地区的煤炭开采权,在清光绪年间,曾一度为英商立德乐所侵占。他违反中外条约,组织华英煤铁公司,深入内地设厂采煤,拓置矿区,强占土地,进行修筑铁路,以遂其贪得无厌之欲望。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吏,外怯内压,不敢抗拒,竟致订立丧权辱国的合同,断送了江北煤铁矿产。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弟兄,为了反抗侵略,保护路矿两权,起而激烈斗争;同时江北绅商筹组江合矿务公司,从业务经营方面抵制“华英”。这是一次反帝爱国的行动,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达到收回路矿两权的目的。

这次斗争,涉及所谓“开放”中国内地问题,当时外国新闻也详为报导,成为中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我的前辈亲属,从开始就参加了江合矿务公司的筹建工作,因此使我有机会从一些创办人的口述中得知事实梗概。可惜的是有关档案文件,多数散失无存;尤其是农民弟兄坚决反抗筑路的爱国行

动，当时缺乏文字记载；而亲身参与过这一斗争的人们又均已不在人间，目前进行访问、搜集，也极为困难。这里仅就我过去耳闻和现在所能搜集到的一部分资料，经过回忆、对证，整理出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 立德乐在宜渝两地的早期活动

立德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即已来到中国，据说曾参加过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勾结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组织的“常胜军”。他的妻子嘴唇生须，但颇富有；立德乐和她结婚，发了妻财之后，转而从事商业经营。他会说中国话，认识中国字，对中国社会情形颇为熟悉。他就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作为对我国进行侵略活动的资本。

昏聩无能的清政府于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〇年战败于英法联军，被迫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沿海七省和长江沿岸都开辟了商埠，帝国主义势力从此直接侵入中国腹地。一八七六年中英缔结的“烟台条约”，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开辟了通向我国西南各省的道路。按条约第三款规定：“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野心勃勃的立德乐看中了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八八三年二月便以游历内地为名（实际上就是来渝进行查看），由上海搭轮到汉口后，由于枯水季节停航（当时汉宜间的轮船只在洪水季节行驶），改乘木船，经过四十天的水上旅行到达重庆。他在重庆虽只“驻寓”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但“查看”

结果却很感满意。后来他根据这次游历的日记，写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对我国极尽诬蔑侮辱之能事，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阴谋活动和野心。

他在《游记》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从东印度公司时代起直到目前，英国和中国交通的历史，不过是为了开辟和发展贸易而不断斗争的一个记载……”，他对当时中英贸易的发展甚表不满，认为应当扩大十倍，才能适合口味。他说阻碍中英贸易发展的原因有三个：①中国各地交通设备过于粗陋，增加了洋货运入内地的成本；②顽固保守的清朝政府阻止商民采用外国新法开办工矿企业，使外商无法投资；③内地关卡林立，妨碍了洋货的畅销。因此他主张要尽量发展长江航运，首先应使轮船直达重庆，并多辟通商口岸，多设海关，撤除内地关卡等等。要怎样才能达到上述企图，他在第一章结束时写道：“我们能够督促而且应当迫使中国官吏忠实履行中英各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以发展中英贸易；同时对中国中央政府反抗我们的欧洲竞争者（指法、俄、德等国）要求优先权利时，我们应当使他们信赖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所给予的支持。要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以坚强的压力，来对付中国人长期拖延的泄气影响；他们是运用拖延艺术的老手，我们对施加压力既要有耐心，又要不停歇。”这也就是他在我国西南进行二十多年侵略活动所一贯使用的恶毒手段。

立德乐在四川游历之后，不久即在宜昌开设立德洋行，经营进出口货物和报关业务。这不过是他企图侵略我国西南的一个准备，他的主要目的，是要轮船行驶川江，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将“烟台条约”由文字“变为事实”（他在游记中如此

说)，俾使帝国主义势力得以深入内地。

一八八七年，他与人合资在苏格兰一家造船厂订造一艘命名为“固陵”的轮船，作为试航宜渝的第一只商轮，这只船载重量约五百吨，是在上海装配的。固陵轮开到宜昌之后，湖北尤其是四川的人民激于爱国热忱，坚决反对行驶川江航线，迫使两省总督都打电报给北京的总理衙门请求向英国公使交涉制止；如不制止，万一酿成事变，地方官吏碍难负责。同时宜昌的官厅也提出避免碰沉木船等问题，派员与立德乐直接进行谈判。最后立德乐不得不停止航行，固陵轮由招商局以十二万两的高价收购，改走宜汉航线。事后立德乐还责怪当时的英国政府和驻北京的英公使没有尽力支持他，对清王朝也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一八九〇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款六条，其中明确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一八九一年重庆正式设立海关后，立德乐的立德洋行也就在重庆正式设立，除了经营一般的进出口货物外，还兼营猪鬃和收购鸡鸭毛等业务，营业逐步兴旺，获利日渐丰厚。但立德乐并不以此为满足，仍念念不忘的是企图轮船上驶川江，使英帝国主义的魔爪深入西南。一个英国驻渝领事曾说过：“重庆开埠之后将成为华西的上海”，但在立德乐看来，“川江如无轮船行驶，重庆开埠亦毫无作用”。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之议，甚嚣尘上，各自划定势力范围，由酝酿逐渐达到互相默认阶段。英帝国主义企图以长江流域为界，视重庆为其囊中之物，而日本依照“马关条约”，已在重庆王家沱设立租界。英帝国主义

见此情景，为了垄断川江轮船航运，做到捷足先登，因此当立德乐准备订造轮船再度试航川江，前往北京征求英公使意见时，英公使窦纳乐自然竭力支持。立德乐抓到这个机会，就在上海订造一只带有两个螺旋桨的小轮船，定名“利川”。这只船长五十五呎，宽十呎，麻栗木外壳，速度每小时九浬。一八九八年二月初旬，“利川”到了宜昌，准备上驶重庆，宜昌地方官厅派员上轮洽商有关航行安全事项，立德乐因有英公使给他撑腰，竟采取强硬态度，拒绝进行商谈；并横蛮地通知当地官吏说：“无论你们同意与否，本轮决定于二月十五日开头。”这样利川轮按期开出，经过二十一天时间便到达了重庆。

立德乐自计划实现之后，更加趾高气扬，狂妄自大，在《游记》第三版序言中写道：“……过去由于英国政府迁就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坏方面，我试图开办川江轮船航运的计划，遭到挫折。现在感谢日本下了决心，打败中国（指甲午中日战争），又感谢英国政府改变政策，委派了一位能干的公使窦纳乐，因此一只开航先锋的轮船，才有可能上驶重庆……。”在该书附录《论英国势力范围》短文中，他更认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应当包括十一个省区。因为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占各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而这个范围仅占中国本部的五分之一。并主张英国应当及时趁火打劫，将所划势力范围加以实际占领，否则不久的将来，将会受到排挤，而英国人在中国苦心掠夺来的权利，也将被迫转让他人。

利川轮试航的目的，是利用枯水季节，探查川江航道。试航成功，证明了宜渝行轮的可能性，更增强了立德乐的侵略

野心。于是他又在上海订造了另一只正规的“肇通”商轮，于一九〇〇年夏初下水，乘洪水季节由宜昌上驶，由于有了上次航行的经验，所以能够安全到达重庆。这是外国商轮行驶宜渝航线获得成功的第一只船。从此三峡门户大开，帝国主义的兵舰、商轮，在川江横行无阻，直到全国解放，这些侵略势力，才随着帝国主义一起滚出中国。

当“肇通”轮到达重庆之时，正值北方各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进入高潮，八国联军疯狂地向天津、北京进犯。英帝国主义从重庆撤退侨民，“肇通”轮即被英政府“封差”，改为“金沙江”兵舰，作为撤侨之用。此后，即未航行重庆。而侵占川江航行权的急先锋立德乐，也转向四川内地的煤铁矿方面进行新的掠夺了。

二 立德乐掠夺龙王碛煤矿开采权的经过

江北厅东西两山俱产煤铁，而煤矿的储藏量更为丰富。多年以来，西山的文星场，东山的龙王碛，煤窑群集，成为一个煤业相当发达的区域。

东山煤田在龙王碛一带，断层迭见，露头特多，便于土法开采。在清朝末年，当地主要的土煤窑只有五个：林春煊经营的大荒窑；罗纯嘏和李金廷伙办的铁矿沟；李姓经营的单碛；简家经营的干龙碛和李家经营的李家山。李家山煤业为其族人共有，因家族纠纷，在窑内按照“碛头”（采矿面积）分为两厂经营，另立名为洪福厂，故有五窑六厂之称。他们除了在营业上互相竞争外，在坑道方面亦常发生纠葛。五窑

的坑道，大体上均系由南向北，平行进展，彼此之间的间隔不远，常有互相挖通之处，因此常常发生争夺“磛头”的纠纷，而尤以大荒窑和铁矿沟两窑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除了械斗外，还在坑道内堵塞风道，或燃烧辣椒、硫磺等物，熏烟对方工人酿成伤亡事故，在官厅相互控告，纠缠不已。铁矿沟的老板罗纯嘏，是当地一个颇有势力的地主，又是耶稣教徒，背后有美籍（一说为英籍）教士绿依士为之撑腰。大荒窑的老板林春煊惧势不敌，也勾结教徒王子范为后盾，并将大荒窑租与王子范经营，以求得保生存。由于双方均有教会庇护，官厅对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也就无力解决。

龙王碛的煤矿，立德乐觊觎已久，大荒窑和铁矿沟两厂的纠纷，正为他造成了插足的大好机会。投靠英国教会为护符的王子范，原系重庆商界中人，因为教友关系常与立德乐接触，这样立德乐便一面以高价收买作引诱，一面凭借外国势力以相胁迫，于是王子范首先将所租大荒窑顶卖与立德乐。铁矿沟和其他各厂的老板们，既贪图高价，又畏惧洋人，也乐于出售。这些毫无国家观念、见利忘义的老板们，就开门揖盗，葬送了五窑六厂的开采权。

立德乐利用教徒、奸商，施展其威胁、利诱的手段，掠夺了龙王碛五窑六厂之后，打起“华英煤铁公司”的招牌，号称资本四十万两，开始从事开采，进行垄断、压榨、剥削，并在附近强购土地房屋等，如一九〇二年在龙王碛后山顶上，以高价二千一百两向普照寺僧正仕购置田土、房屋、岩矿、码门。但龙王碛并非通商口岸，依照国际惯例和中外条约，外国商人不能在内地购地置产。立德乐违反条约的行动，激起

了人民大众的反对，江北厅丞慑于威力不敢过问，只将引狼入室的教徒王子范加以拘罚(据说当堂打了四十个板子)。但这就给英帝国主义一个另生枝节的机会。英国教会和英领事便借口出面干涉，事情闹大了，地方官吏不得不逐级上报，请示北京的清朝政府处理。于是，这个野心勃勃的立德乐，就成为一次外交事件的中心人物。

清王朝的总理衙门，向来由少数亲贵把持。当时的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会办大臣邢桐，就是这类人物。他们对外摇尾乞怜，卖国求存，对内欺骗压迫，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们虽然懂得，立德乐深入内地，大肆收买煤窑、矿地的行为，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从“马关条约”所取得的权利。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意从事各种工艺制造。这是清朝于甲午战败之后，被迫第一次正式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龙王碛并非通商口岸，如果立德乐在内地购产设厂的恶例一开，影响所及，势将在全国造成内地开放的局面，封建统治将进一步崩溃，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但一向怯外压内的清政府不敢据理力争，既要满足立德乐的要求，又不愿在表面上开外人在内地随便购地设厂之例，因而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道，要立德乐将华英煤铁公司改为中英合办，并将立德乐自行购置的五窑六厂和其他矿地、矿窑，改为官办的“保富公司”代英商购买所需矿地、矿窑，再转租与华英煤铁公司，按照年限开办，借以欺骗人民。这个保富公司实际是个空架子，除了与华英订立合同和租约外，不起任何作用。这时，老奸巨猾的立德乐更得寸进步，提出要江北厅全境煤铁各矿

开采权。清政府也只好将错就错，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经外务部“奏明奉旨允准”之后，由四川矿务总局和保富公司与立德乐的华英煤铁公司订立合同十六条。其所给华英的权利异常广泛，不仅使立德乐把掠夺来的龙王碛煤炭的开采权成为合法化，而且扩大及于江北全境的矿藏，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五窑六厂，概括起来有如下三项：

（1）在江北境内，由华英煤铁公司查勘指定矿地一处，面积以三十平方华里为限。倘此一处办无成效，可将此无用之地归还保富公司，准华英煤铁公司再行另指一处开办；如有成效（以缴清出井税及地租税，即为有成效），亦可推广别处，继续开采。但在未指定之先，除中国自办外，其他外国公司及华洋合办公司均不准前往开采（第一条及第五条前段）。

（2）自批定合同之日起，准华英煤铁公司在划定地区内开采煤矿，年限以五十年为限，其他外国公司及华洋合办煤铁公司，不得在江北厅境内开采。限期满后，矿务兴旺，可展限十五年（第十条）。

（3）在矿厂之外，修筑路道，范围无限制。修建转运小铁道，由龙王碛至最近水口（狮子口）路长四十余华里；新开小运河及凿深旧小河，地区不加限定（第十二条）。

腐朽昏庸的清朝官吏，断送这些权利，冀图达到的目的：①在名义上华英合办煤铁公司；②将英商在内地自行购置的煤窑、矿地，在形式上改由保富公司代购，转租与英商开采。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合同第二条规定：华英公司内应派华英总办各一人……公司内工程、事务由英总办专理。经

收租税等事，由华总办经理。并须派华官一员在开矿之地稽查及管理地方交涉事宜。华员薪金，在公司支給。第三条规定：保富公司应行聚集足够股本，以为购买华英煤铁公司所需矿地、矿窑之用，……转租与华英煤铁公司，依年限开办。第七条规定：开办各矿，如因无利停办，或有利已取，即将无用之地，退归保富公司，以作别用，与华英煤铁公司无涉。

从以上这些条文规定，完全可以看出，公司一切生产管理、业务经营等重要事项，悉由总办立德乐大权独揽，华总办和所派华官，实际上就是立德乐雇用的买办，同时，华英煤铁公司需要多少矿地、矿窑，保富公司就得垫款替它购置租用，而且无用之地，还要保富公司负责掉换。这个恶例一开，使任何外国商人均会援例提出要求，到内地各处办厂开矿。因此，这个合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合同；保富公司是一个十足为侵略者服务的工具，无怪乎合同一经订立之后，就遭到川东各界人民更强烈的反对。

三 收回路、矿两权的斗争

（一）川东人民一致反对侵略者

立德乐以奸猾手段掠夺龙王碛煤矿的开采权，从开始就遭到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立德乐在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并不因人民的反对而有所顾忌，而且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又进一步以操纵居奇的伎俩抬高“龙煤”的售价。

五窑六厂未被英商侵占之前，每月总产量已达三千吨左